

論《齊民要術》中 「許」字的語法功能與演變

曾昱夫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本文分析「許」字在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一書中的用法，得出共有「方位詞後綴」、「概數詞」及「如＋NP＋許」結構等幾種不同的用例，並分別論證其來源與發展，指出方位詞後綴「許」來自於較早的處所詞用法，更具體地說，則是來源於上古漢語的處所詞「所」。到了後來，則演變為方位詞的後綴，形成「內許」、「外許」等詞語。概數詞「許」基本上也是來自於上古漢語表不定數的「所」，並且進一步取代「所」字此一語法功能。至於「如＋NP＋許」結構中的「許」，則是同時受到表處所「許」及表概數「許」的影響，使其出現在「如＋NP＋許」句式之中，並具有表達平比的語法功能。

關鍵詞：齊民要術 中古漢語 許 處所 方位詞 概數 平比句

論《齊民要術》中 「許」字的語法功能與演變

曾昱夫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齊民要術》一書，約成書於「公元六世紀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之間」^①，作者為後魏時期的高陽太守賈思勰。根據《齊民要術》的序文云：

鄙意曉示家童，未敢聞之有識，故丁寧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辭。覽者無或嗤焉。^②

這段話顯示出該書作者「不尚浮辭」，樸實、平易的寫作態度。汪維輝（2007）即認為該書在語言上「具有專業性、口語性和地域性這樣三個鮮明的特點」^③，因此在漢語中古時期的研究領域中，《齊民要術》已成為學者關注的重要語言材料。

至於「許」字的研究，太田辰夫（1988）曾指出漢語中古時期「許」字具有「助名詞」的語法功能，在語義上，則有「處所」、「所持有之物」、「表不定數」及「表『何』義」等不同的用法。柳士鎮（1992）認為「許」字是漢語中古

① 繆啟愉、繆桂龍《齊民要術譯注·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

② 繆啟愉、繆桂龍《齊民要術譯注·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6。

③ 汪維輝《《齊民要術》詞彙語法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6。

時期新產生的「指示代詞」。除此之外，「許」也同時具有表「概數」及「問數」等與數量範疇相關的用法。董志翹、蔡鏡浩（1994）認為「許」字主要的語法功能有「代名詞」及「助詞」二種，其中「代名詞」的「許」又可進一步區分為兩種不同的用法，一是「用在動詞後作賓語，表示指代，一般指代事、物。可譯作『此』」；二是「用在名詞或形容詞前作定語，表示指示。用在名詞前，可譯為『這』；用在形容詞前，可譯為『這麼』、『這般』」。「助詞」的「許」則主要「用在句子末尾，表感嘆語氣，可譯作『啊』、『呵』、『呢』等」。志村良治（1995）也指出「許」字在中古有「表概數」、「處所詞」及「句末助詞」等作用。以上諸位學者的研究，雖然在具體論述的內容上不完全相同，但都顯示出「許」字在漢語中古時期是個相當重要的語法成分，除了部分語法功能承襲自上古漢語之外，它同時也產生某些新興的用法，在漢語中古時期，是個使用上相當活躍的語素。

本論文主要分析《齊民要術》中「許」字的用法，探討「許」字在使用上的語法功能與意義，並試圖分析「許」字在《齊民要術》中各種語法功能的來源與演變。

二、《齊民要術》中「許」字的語法功能

根據我們的分析，「許」字在《齊民要術》中主要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用例：

（一）用為表約計數量的概數詞：

「許」字用作「表約計數量的概數詞」，所出現的語境，主要有兩種：一是可以出現在數詞之後，量詞或名詞之前；二是可以出現在數量詞組之後。其用例如下：

（01）先作麻紉纏十許匝；以鋸截杜，令去地五六寸。（卷第四·插梨第三十七）

（02）更脂拭，疏洗。如是十遍許，汁清無復黑，乃止；則不復渝。（卷

第九·醴酪第八十五)

- (03) 米必細師，淨淘三十許遍；若淘米不淨，則酒色重濁。(卷第七·造神麴並酒第六十四)
- (04) 烏梅苦酒法：烏梅去核一升許肉，以五升苦酒漬數日，曝乾，搗作屑。(卷第八·作酢法第七十一)
- (05) 蔥、薤等寸切，令得一石許，胡芹寸切，令得一升許，油五升，合和蒸之(卷第九·素食第八十七)

楊如雪(1989)認為「許」字出現在「數詞+量詞」之後，語義相當於現代漢語中的「左右」，至於出現於「數詞」與「量詞」之間的「許」，語義上則與現代漢語表概數的「來」相當。魏培泉(1990)認為和數量詞合在一起用的「許」，除了具有「左右」的意思之外，由於還可以和不定數相結合，因此也具有「這麼多(如是數)」的概念。而《齊民要術》中「許」字與不定數相結合的例子如下：

- (06) 積茭之法：於高燥之處，豎桑、棘木作兩圓柵，各五六步許。積茭著柵中，高一丈亦無嫌。(卷第六·養羊第五十七)
- (07) 研麻子取汁，溫令微熱，擘口灌之五六升許，愈。此治食生豆腹脹欲垂死者，大良。(卷第六·養牛、馬、驢、騾第五十六)
- (08) 作胡葉湯令沸，籠子中盛曲五六餅許，著湯中，少時出，臥置灰中，用生胡葉覆上——以經宿，勿令露濕——特覆麴薄徧而已。(卷第七·白醪麴第六十五)
- (09) 莼性易生，一種永得。宜淨潔；不耐汙，糞穢入池即死矣。種一斗餘許，足以供用也。(卷第六·養魚第六十一)

漢語不定數的表達法，可以用相連的兩個數字來表達，也可以加上「餘」、「所」、「許」、「可」、「數」等詞，而上例6至8是「許」字出現在相連兩個數詞之後的用法，例9則是除了接上「餘」字之外，其後又接上「許」字。另外，《齊民要術》還有「少許」一詞，例子如下：

- (10) 澤欲熟時，下少許青蒿以發色。（卷第五·種紅藍花、梔子第五十二）
- (11) 粉訖，以所量水，煮少許糲粉作薄粥。……（卷第七·笨麴並酒第六十六）

其中「許」亦表約計數量之詞。

（二）出現在方位詞之後，表「裡面」之義：

《齊民要術》一書的「許」字還可以出現在方位詞「內」、「外」之後，構成「內許」、「外許」等詞，如：

- (12) 春夏秋三時則不須，直置土上，任其產、伏；留草則蛄蟲生。雛出則著外許，以罩籠之。如鵪鶉大，還內牆匡中。（卷第六·養雞第五十九）
- (13) 三七日，以麻繩穿之，五十餅為一貫，懸著戶內，開戶，勿令見日。五日後，出著外許懸之。（卷第七·造神麴並酒第六十四）
- (14) 裴淵《廣州記》曰：「槃多樹，不花而結實。實從皮中出。自根著子至杪，如橘大。食之。過熟，內許生蜜，一樹者，皆有數十。」（卷第十·槃多（一一四））

根據我們的檢視，在《齊民要術》一書中，這種用法共計有以上三例。其中例12「雛出則著外許」一句，繆啓愉、繆桂龍（2006）譯為「孵出的小雛，拿開放在外面地方」；例13「出著外許懸之」譯為「拿出來，掛在屋外」；例14「內許生蜜」則譯為「裏面會生〔虫〕」^④。

從繆啓愉、繆桂龍兩位先生的譯文來看，「外許」的「許」似乎仍然保有「處

④ 繆啓愉、繆桂龍《齊民要術譯注·卷十》「槃多」（一一四）條注3云：「『生蜜』疑應作『生虫』，指寄生於花序托內的瘿蜂（Cynips spp）」。

所、地方」的意思，但從例 14 只能解釋為「裏面」來看，「許」字的意義顯然已經虛化了。

汪維輝（2007）認為「外許」一詞為《齊民要術》的特用詞語，未見於同時期的南方文獻，然而在其論著當中，卻沒有舉出「內許」一詞的例子。上文列舉的例 14「內許」一詞，是出自於裴淵所著的《廣州記》。根據繆啓愉、繆桂龍的注解，說道：「《廣州記》：約南朝宋時人裴淵撰」。而關於裴淵這個人，由於南北朝的史料當中並無其傳記，他的成長背景與所操持的語言是否屬於北方方言，無法做進一步的確認。也因此「外許」一詞是否為北方特有的詞語還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三）位於「如 + NP + 許」結構之中：

除了表概數功能的「許」與「外（內）許」等用例之外，「許」字還可以出現在「如 + NP + 許 + 大」或「大 + 如 + NP + 許」兩種句式當中。例如：

（15）其下常斲掘種菴豆、小豆。二豆良美，潤澤益桑。栽後二年，慎勿采、沐。小采者，長倍遲。大如臂許，正月中移之，亦不須髧。率十步一樹，陰相接者，則妨禾豆。行欲小犄角，不用正相當。（卷第五·種桑、柘第四十五）

（16）取鹽著兩鼻中——各如鷄子黃許大，捉鼻，令馬眼中淚出，乃止，良矣。（卷第六·養牛、馬、驢、騾第五十六）

魏培泉（2001）認為出現在「如 + NP + 許 + 大」句式中的「許」字「在中古時期是屬於偏於南方的詞彙」，其語法功能為「指示副詞」。^⑤根據他的說法，把「許」字視為「指示副詞」，相對的也就是把「許」視為形容詞「大」的修飾成分。其語法關係的內部結構表現為：

⑤ 魏培泉〈中古漢語新興的一種平比句〉，《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五十四期，2001年，頁56。

1. 「如 + NP + 許大」（「許大」解釋為「那（這）麼大」）

然而從上面例 15 與例 16 顯示，「許」字同時也能出現在「大 + 如 + NP + 許」句式當中，如果把「許」字視為「指示副詞」的功能，將不容易解釋例 15 句中「許」與「大」之間的語法結構關係。

我們認為，「許」字在「如 + NP + 許 + 大」句式內的語法性質，應是後附於 NP 的語法成分，在結構上與 NP 的語法關係是較為緊密的，其內部結構的語法關係為：

2. 「如 + NP 許 + 大」

如此才能解釋「許」字同時出現在「如 + NP + 許 + 大」與「大 + 如 + NP + 許」兩種句式當中的現象。因為「許」字本身後附於名詞組，與名詞組構成一語法單位，因此形容詞「大」可出現在動詞「如」之前，也可以出現在「NP + 許」詞組之後。

另外，採用此一分析方式，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它與中古漢譯佛經中「NP 許」中「許」字由處所虛化為表對象的功能，以及表領屬的助詞「的」，在語法結構上都是相同的位置。

而在語義上，如果把「許」視為「指示副詞」，那麼例 16「各如鷄子黃許大」一句就必須解釋為「各自像鷄蛋黃那（這）麼大」。然而根據繆啓愉、繆桂龍（2006）的譯文，此句解釋為「像鷄蛋黃大小的兩撮（食鹽）」並無「如此、那麼」等指示性質的概念。當然，語義的詮釋可以有多種面向，每位學者在詮釋文本時，也可以有不同的主觀語感，所以語義條件並不能成為決定「許」字語法功能的判斷標準。但是，在《齊民要術》中，還出現有如下的例句：

- （17）餽飪：掇如大指許，二寸一斷，著水盆中浸，宜以手向盆旁掇使極薄，皆急火逐沸熟煮。（卷第九·餅法第八十二）

例 17「掇如大指許」，句中並不是出現形容詞「大」在「NP + 許」之後或動詞「如」之前的結構，這說明「許」字實際上確與其前的名詞性成分，在結構上具有較為緊密的語法關係。在綜合考量例 15、16 與 17 三個例句中「許」字所出

現的情形之後，本文認為「許」字的語法功能不應視為「指示副詞」，而是後附於名詞組之後的修飾成分。其語法與語義應與表概數的用法相關，僅表達「左右、大小」等不定數的語法功能。它和與數量詞相結合的「許」不同的，只不過是在於「如＋NP＋許」句式中的「許」所表達的是物體的大小，而非數量的多少罷了。^⑥

三、《齊民要術》「許」字表「處所」用法的來源與演變

江藍生（1999）指出「許」字表處所的用法，最早見於《墨子》一書的〈非樂上〉，一直到東漢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獻中，「許」字仍常被用來表達處所的概念，例如：

- （18）空中聲曰：「善哉！須達！心至乃爾。」即問空聲：「為是何神？」便答之曰：「吾是子親摩因提也！」問曰：「卿生何許？奚為此間？」即而答曰：「吾昔從佛神足弟子大目犍連，聞說經法。因此福報，得生第一天上，功德甚少，別使典此。見卿至心，來相佐助。佛者至尊，舉足中間，福祐難量，恨吾生存不獲睹佛。如今所見，明驗真諦。」（東漢曇果共康孟詳譯《中本起經》T04n0196_p0156b01）
- （19）詣阿脂王許。時阿脂王。有尊太后。端正殊好。無不尊敬。（西晉竺法護譯《生經》T03n0154_p0090b29）
- （20）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世說新語》文學 31）

⑥ 事實上魏培泉先生在〈中古漢語時期漢文佛典的比擬式〉一文中也曾指出這一看法，他說：「中古漢語的『X如Y許』看起來也像是比擬式，但它通常限於指物體之大小，例如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養牛馬驢騾》：『取芥子，熟搗，如雞子黃許。』」（魏培泉〈中古漢語時期漢文佛典的比擬式〉，《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七十期，2009年，頁30注釋第3。）

(21) 嘗夜在丞相許戲，二人歡極。（《古小說鈎沉·郭子》）

例 18「卿生何許？奚爲此間？」意指「你從何處生？來到此間的目的爲何？」，其中「何許」即「何處」之義。例 19 至 21 則都是「許」字出現在名詞之後表達處所的用法。如「詣阿脂王許」指「前往阿脂王處」，「往殷中軍許」亦指「前往殷中軍處」，「在丞相許戲」指「在丞相處嬉戲」。這些表「處所」的用法，一般認爲來自先秦漢語表處所的「所」字。^⑦只是此一出現在名詞及代名詞之後的「許」，意義上有時會產生虛化，如：

（龍王）語王：「王有大恩在我許……」（《舊雜譬喻經》；王對我有大恩。「我許」即「我」）^⑧

而在《齊民要術》一書中，「許」字表處所的用法並非位於疑問代詞「何」或名詞、名詞組之後，而是出現在方位詞之後，構成「內許」、「外許」等詞。對於「內許」、「外許」的內部結構，可以有兩種分析的方式。一是認爲此一現象顯示表處所的「許」在語義上已經虛化，其語法功能也進一步語法化爲方位詞的後綴。另一是將「許」字視爲仍然具有處所意義的名詞，方位詞「內」、「外」則是修飾名詞「許」的語素。而從上舉例 14「內許」一詞需解釋爲「裏面」的意思來看，本文認爲應以第一種分析的方式較爲合適。

方經民（2008）探討漢語空間區域範疇的語法化現象時，指出一般名詞在先秦漢語裏可以直接表示處所而不必加上任何方位成分，因此在先秦漢語裏，對於空間區域的表達，是屬於概念範疇而不是語法範疇。而漢語空間區域出現語法範

⑦ 胡敫瑞〈「爾許」溯源——兼論「是所」「爾所」「如所」「如許」等指別代詞〉，朱慶之編，《中古漢語研究（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218-234。

⑧ 關於「許」字出現在名詞、代名詞之後意義虛化的問題，可參考董秀芳（1998）、江藍生（1999）的討論。本文此例引自江藍生〈處所詞的領格用法與結構助詞「底」的由來〉，《中國語文》第 2 期，1999 年，頁 87。

疇的語法化過程則始自漢代，所以在漢魏以後，一般名詞若要表達處所的概念，則需要加上方位成分。他同時也指出「邊」、「面」、「頭」等虛化爲方位成分的后綴是從東漢魏晉以後才開始，例如：⁹

俗得火者，復當在此右邊還歸去者，當與汝火。（《大方便佛報恩經》139）

侍者名阿難，右面弟子，名舍利弗，左面弟子，名摩訶目犍連。（《修行本起經》462）

與比丘僧相隨。最在前頭。（《道行般若經》224）

與此對照，顯然，《齊民要術》中「外許」、「內許」的用法與「邊、面、頭」等虛化爲方位詞後綴是相同的現象。¹⁰林曉恒（2010）云：

漢語中後加「邊」、「面」、「頭」的語義虛化並不是在和方位詞的組合過程中出現的，這些變化在歷史文獻中可以找到證據，例如，漢代左右的文獻（尤其是漢譯佛經）中大量出現了「岸邊」、「池邊」……《三國志》中的「丘頭」、「橋頭」……《史記》中的「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可見，此時的「邊」已經由完全實義的「邊境、國境」引申發展到一般物體的「邊緣、旁、側」，「面」已由本義的「臉」引申發展到一般名詞性的「朝向面」，「頭」已由本義的身體部位引申發展到一般物體的「一端」。這些詞義上的變化，為單音方位詞後加「邊」、「面」、「頭」提供了語義組合的可能性。¹¹

⁹ 所舉三例引自方經民〈論漢語空間區域範疇的語法化〉，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編《漢語史學報（第七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161-162。

¹⁰ 董秀芳〈古漢語中的後置詞「所」——兼論古漢語中表方位的後置詞系統〉一文，把「所、邊、間、許、處」等視為表方位的後置詞。

¹¹ 林曉恒〈「～邊、～面、～頭」類方位詞產生原因探析〉，《語言研究》第4期，2010年，頁68。

又云：

漢魏以後，漢語方位語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單音節的相對方位詞如「上、下、前、後、裏、中、內、外」等的意義越來越寬泛空靈，後置頻率越來越高。……也就是說單音方位詞的意義都變得越來越不實在，方位語義的自足性上越來越低，使得它們在語表形式上對其他成分的依賴性增強，……當方位詞需要單獨出現或者沒有緊跟參照物出現的時候必然開始伴隨著新的語義補償手段。……此時表達方位概念時引入「邊」、「面」、「頭」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¹²

因此，我們可以推論「許」字也是在意義逐漸虛化的過程中，與方位詞結合，構成雙音節方位詞以表處所詞的用法。只不過在漢語中古時期「外許」、「內許」等詞的使用情形，不如「邊、面、頭」與方位詞結合得這麼頻繁罷了。

根據我們檢視的結果，「外許」、「內許」在《齊民要術》中共有三例。而在《世說新語》、《洛陽伽藍記》及魯迅校錄的《古小說鉤沉》等著作中，則都沒有出現。另外，我們利用 CBETA 電子佛典檢索，只在隋·闍那崛多所翻譯的《佛本行集經》中發現還有一個例子：

- (22) 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長老阿難，作如是言：「長老阿難，此中是何高大音聲，喧亂乃爾。」是時阿難，即白佛言：「如來世尊，今者外許別有五百客比丘來。長老耶輸陀，最為其首，至於此處。……」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T03n0190_p0820c26)

不過，雖然「外許」、「內許」等詞所出現的次數並不多見，但是張海媚（2008）在探討「許」字的地域色彩時，曾經指出：

¹² 同前註，頁 69。

用在名詞和人稱代詞後表處所的「許」已不見用例，僅剩下用在方位詞「裏」後表「處所」的用法，而且多用在南方文獻裏。窮盡性地統計了隋唐時期文獻中「裏許」的用例，《祖堂集》8例、《全唐詩》2例、《敦煌變文》2例。¹³

此一現象，說明了表處所的「許」，一直到唐宋以後，仍延續著出現在方位詞之後的用法。只是與它結合的方位詞變成了「裏」，而不再是「外」、「內」與之相結合。

之所以會產生由「內許」、「外許」往「裏許」方向的發展，可能與方位詞「內」、「裏」等的使用情形有關。黃芳（2007）分析「裏、內、中」在「先秦時期」、「兩漢魏晉時期」、「唐宋元時期」及「明清時期」四個階段的使用情形，從她的分析來看，大體呈現出唐宋以前方位標「內」、「中」出現的頻率佔絕對優勢。唐宋元時期，則受到文獻文體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分布狀況，但仍顯示出方位標「裏」在接近口語的文獻中出現比例較高的趨勢。考察了《唐宋傳奇選》、《唐詩選》、《祖堂集》、《宋元話本集》、《老乞大新釋》等文獻之後，黃芳提出：

《老乞大新釋》是元末出現的最值得關注的口語語體作品，是研究漢語語言發展史的珍貴語言材料。方位標「裏」在《老乞大新釋》中的出現佔了絕對優勢。……一般說來，代表古代漢語書面語體特徵的文言作品傾向於使用方位標「中」、「內」，口語傾向於使用方位標「裏」。¹⁴

雖然黃芳（2007）所論主要是以出現於名詞之後的方位標用法為主，但是也反映了方位詞「裏」在唐宋以後的口語中逐漸取代「內」、「中」的趨勢。而這也說

¹³ 張海媚〈表「處所」的「許」的地域色彩〉，《嘉興學院學報》第5期，2008年，頁110。

¹⁴ 黃芳〈方位標「裏」、「內」、「中」的歷時考察〉，《甘肅聯合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7年，頁69。

明了何以「外許」、「內許」到了唐宋以後，逐漸被「裏許」所取代的現象。

四、《齊民要術》「許」字表「概數」用法的來源與發展

關於「許」字具有表概數的語法功能，前輩學者亦多所論及。而對於此一用法的來源，有來自於上古表概數的「所」與來自指示代詞「許」兩種不同的說法。如太田辰夫（1988）云：

表示不定數的「所」從上古開始使用，以後，大約在中古之後寫作「許」了。上古用於名詞或度量衡單位之後，中古用於位數詞或度量衡單位之後。……此外，中古還有「多許」、「多多許」、「諸許」、「少許」、「爾許」。¹⁵

太田辰夫指出「許」字表概數的語法功能來自上古表不定數的「所」。而馮春田（2000）則提出表概數的「許」也有可能是來源於指示代詞「許」，他說：

「許」有表示處所和用於指示兩種實詞用法。……作為指示代詞的「許」可能是來源於表示處所的「許」；而用於名（代）詞以及數量詞之後的「許」與用於問情狀的疑問代詞及形容詞性詞語之後的「許」，這裏的意見也比較傾向於主張來源於指示代詞「許」。¹⁶

針對「許」字作為表概數功能的用法，楊如雪（1989）認為最早出現於三國吳至西晉時期，具體文獻如陸機的〈詩草木蟲魚疏振鷺于飛〉云：「白鷺……喙長三

¹⁵ 太田辰夫《漢語史通考》（江藍生、白維國譯）3，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年，頁2。

¹⁶ 馮春田《近代漢語語法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513。不過，馮春田實際上也指出「還不能排除「名（代）＋許」以及「數量＋許」中的「許」都是源自處所義的「許」的可能。」

寸許。」。另外，我們從中古翻譯佛經的資料中也發現，三國吳·支謙所翻譯的《菩薩本緣經》中已有「幾許」、「少許」等用法，吳·康僧會所譯《六度集經》中也已出現「許」字位於數量詞組之後的用例。如：

(23) 即便語言：「君等若須金銀、琉璃、種種車乘、奴婢之屬，我悉能與；此白象者，既非我有，不得自在，復是父王所乘之象，云何輒當以相惠施？計是白象價直幾許，我當與直，不令汝等有貧乏也。」
(吳支謙譯《菩薩本緣經》T03n0153_p0058a28)

(24) 復作是念：「是諸眾生無慈悲心，世間所有師子、虎狼常是我怨，聞我說法怨心即息。是人無理，得生人中忘恩背義，反於我所而生毒害，如妙香華置之死屍，即時可惡人不喜見。是人亦爾，為得現世少許樂分，捨離將來無量樂報。」(吳支謙譯《菩薩本緣經》T03n0153_p0067c21)

(25) 夫人曰：「汝直南行三千里，得山入山行二日許，即至象所在也。」
(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T03n0152_p0017b09)

至於「許」字的指示代詞用法，則大約出現於六朝時期。胡敕瑞(2005)探討「爾許」一詞的來源時，說明：

按照馮春田先生(2000)的說法，「『許』作為指示代詞大概在晉、宋之間」。魏、晉出現的「爾許」正好要早一步，所以「許」完全有可能在晉、宋之間通過感染而產生出類似下列例中的指代用法。¹⁷

因此，若從時代先後順序的發展來看，顯然以來源於上古表概數詞的「所」這一論點較為合理。而當「許」發展出此一語法功能之後，則進一步逐漸取代了概數

¹⁷ 同註7，頁224。

詞「所」的用法。

有關概數詞「所」與「許」之間的消長，楊如雪（1989）觀察六朝筆記小說中概數詞「餘」、「所」、「許」時，提及：

「所」做為表示概數的助詞出現得最早，後又因為假借關係而用「許」，在做為表示概數的助詞來說，「所」和「許」的意義幾乎重疊了，因此，「所」便遭到要被淘汰的命運，而要表示現代漢語概數「左右」和「來」的概念時，在六朝筆記、小說裏便多數用「許」，少用「所」。¹⁸

從使用情形來看，芮月英（1999）考察《史記》一書「所」字的用例，統計出「『所』作數詞共 10 例，均表示概數，為『左右』、『上下』的意思。」¹⁹韓燕（2006）分析東漢佛經中「所」字的用法，亦指出「所」字在東漢佛經中仍然具有表不定數的功用，她說：

表示不定數的「所」從上古開始使用，上古用於名詞或者度量衡單位之後，中古用於位數詞或度量衡單位之後。²⁰

並舉後漢·支曜所譯《成具光明定意經》：「（大力普平）復令十方他佛國土皆通相見，相去如一尋所也，觀十方諸佛坐處，譬如仰觀星宿不可計算」為例證。只不過「東漢佛經中，表不定數的「所」更多的是和別的詞語組合，構成諸如『少所』、『多所』、『幾所』、『爾所』、『諸所』。」

而在《齊民要術》一書中，根據我們的統計，「許」字總計出現 97 次，²¹其

¹⁸ 楊如雪〈六朝筆記小說裏幾個和量詞合用以表示概數的語位〉，《國文學報》第 18 期，1989 年，頁 294-295。

¹⁹ 芮月英〈《史記》「所」字考察〉，《淮陰師範學院學報》第 6 期，1999 年，頁 102。

²⁰ 韓燕〈東漢佛經中的不定數「所」〉，《科教文匯（下半月）》，2006 年，頁 171。

²¹ 此數據的統計，並不包含〈序〉文及卷首〈雜說〉的部分，又《齊民要術》卷第一中出現一次「許慎」之名，也不在計算之內。

中表概數的「許」（含「少許」一詞的用法），共有 86 例之多，約佔所有「許」字使用的 89%。至於「所」字，共計出現 180 次，其中表概數的「所」，則僅有以下一個例子：

- (26) 《食經》云：「粟黍法：先取稻，漬之使釋。計二升米，以成粟一斗，著竹筲內，米一行，粟一行，裹，以繩縛。其繩相去寸所一行。須釜中煮，可炊十石米間，黍熟。」（卷第九·糴糧法第八十三）

在比例上，僅佔全部「所」字用法不到 1% 的比例。因此，從上述諸位學者的論述，以及統計數據的結果來說，不難了解表概數的「許」實際上來源於上古表概數的「所」。而其發展的過程，則是從東漢以後「許」字已逐漸取代「所」字此一語法功能，成為較為通用的助詞用法。到了《齊民要術》裏，概數詞「所」應僅是上古漢語的殘留現象而已。

五、《齊民要術》「如 + NP + 許」的來源與演變

關於「許」字出現在「如 + NP + 許」結構中的來源問題，龍國富（2007）認為是源自於指示代詞的虛化，他說：

此時的「如……許」結構中，「如」已演變成為一個比況詞，「許」則完全脫離了與指代詞的關係，表示等同，義近於「般（樣）」。²²這種結構的出現，應該說是「許」由指代詞虛化為助詞的一次飛躍。²³

由於指示代詞「許」可能源自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南方方言，²³因此他進一步推論

²² 龍國富著，〈漢語處所指代詞和平比句的一個早期形式及產生的原因〉，《語言科學》第 6 卷第 4 期，2007 年，頁 57。

²³ 汪維輝〈六世紀漢語詞彙的南北差異——以《齊民要術》與《周氏冥通記》為例〉一文即認為

「如＋NP＋許」結構中的「許」也是受到南方方言的影響而產生的，他提到：

據我們推測，「如……許」很有可能是受了方言的影響而產生的。從「許」的來歷看，「許」最初應該是南方吳越一帶方言裏出現的字，後來，隨著佛文化的廣泛深入，以及佛經語言和地方方言的相互滲透，「許」才逐漸地溶入到佛經的語言中。²⁴

文中並列舉了鳩摩羅什、弗若多羅、僧伽提婆等多位譯者所翻譯的佛經資料，說明「這些佛經中的『如……許』用法應該是江東方言『許』字滲透的一種標志。」然而令我們感到懷疑的是，根據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四對鳩摩羅什的記載，以及小野玄妙（1983）的研究，鳩摩羅什本是天竺人，九歲到罽賓，從槃頭達多誦雜藏等經，後還龜茲，從佛陀耶舍學十誦律（佛陀耶舍亦為罽賓人，越東葱嶺，居沙勒國）。至弘始三年，秦主姚興遣使迎至長安，於長安譯出眾經。而弗若多羅為罽賓人，秦弘始年中來長安，與鳩摩羅什共譯出《十誦律》。若從二人的生長與活動背景來看，似乎與南方的江東方言沒有太大的關連性。

再觀察《齊民要術》「許」字的用法，全書出現「許」字的用例共 98 次，在這 98 次的用例之中，沒有出現任何「許」字作為指示代詞的例句。與之同為北魏時期的作品《洛陽伽藍記》中，也沒有「許」字作為指示代詞的用法出現，如果說《齊民要術》中「如＋NP＋許」結構中的「許」字是受到南方方言指示代詞的滲透，進一步虛化為助詞的結果，何以在這些屬於北方作品的文獻裏，竟沒有出現一絲南方方言滲透進來的指示代詞的跡象呢？

龍國富（2007）認為「許」字來源於指示代詞的另一個理由，是將「如＋NP

「許」字作近指代詞，乃是當時南方的一個口語詞，其云：「『許』作近指代詞，用同『此』，相當於今天的『這（個）』，只偶見於《冥》，未見於《齊》……此類『許』字南朝文獻中時見用例，……這些用例出自口語化程度很高的詔書和民歌，可以證明這是當時南方的一個口語詞。」另柳士鎮（1992）、胡敫瑞（2005）也指出指示代詞「許」的這一地域性的分布情形。

²⁴ 同註 22，頁 58。

「+許」句式與上古漢語「如……然」句式相類比，主張「如+ NP +然」演變為「如……許」，是一種詞彙興替的過程。「許」進入此一結構，取代了原本表比擬作用的「然」。「然」由指示代詞演變為比擬式的助詞，與「許」字由指示代詞演變而來的現象，正好屬於平行的變化。

然而，王興才（2009）指出，「然」字在被假借為指示代詞以後，「不作句子的主語、賓語和定語，主要放在判斷句中充當謂詞性成分，所以人們稱其為『謂詞性代詞』。」²⁵又說：「受判斷句句法結構的影響，『然』就由原來的指示代詞『這樣』逐漸獲得和擁有了『是這樣』的語境意義。在人們認知的作用和影響下，『然』的這種語境意義又可以演化出『如這樣』、『像這樣』的意義。……隨後，『然』便可以與『如』、『若』等像義動詞組成『如／若……然』的句法結構。」但是我們反觀「許」字擔任指示代詞，其功能與可以擔任謂語的「然」字不同，並不屬於「謂詞性代詞」。²⁶因此，指示代詞「許」所出現的語境及條件顯然與「然」並不相等，它們之間的演化並非平行發展的結果。

另外，魏培泉（2001）認為出現在「如+ NP +許+大」句式中的「許」，在語法功能上屬於「指示副詞」，似乎也暗示著此一句式中的「許」來源於指示代詞的用法。然而在本文第二小節中，我們已經指出這種結構分析，將不利於解釋「許」出現於「大+如+ NP +許」結構的語法關係，再加上《齊民要術》中還有如上文所舉例17「按如大指許」的用例，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中古佛經語料裏，例如：

（27）是時羅漢告長者曰：「佛法寬博汪洋無涯。卿今以凡夫之智量度聖人，斯非正理。猶若拳許土塊，仰比須彌升合之器，欲量海水。」
（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T04n0212_p0738c24）

（28）佛因此本為諸比丘而說偈曰：「諍為少利也。言少利者，猶如大海

²⁵ 王興才〈「然」的詞尾化考察〉，《漢語學報》第3期8，2009年，頁4。

²⁶ 參魏培泉《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4年及鄧軍《魏晉南北朝代詞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取其一滄，減須彌山如芥子許，損大地土如米許，復損虛空如蚊許，比丘極為少不。」白佛言：「甚少！」博戲雖小，亦復如是。（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T04n0212_p0665b21）

- (29) 時耶輸陀，正著睡眠。自然忽覺，而見堂內，處處安置臂許燈明。見諸姝女悉著睡眠。（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T03n0190_p0817a06）

例 27 至 29「許」字之後都沒有出現形容詞成分，因此本文認為「許」字的語法功能應是後附於名詞組之後的修飾成分，而不是「指示副詞」的用法。

我們的看法是，從上文「如＋NP＋許＋大」與「大＋如＋NP＋許」的結構來看，「如＋NP＋許」句式的來源，可能與處所詞「許」出現於名詞組之後，以及位於數量詞組之後表概數的「許」有關聯。

首先，從「如＋NP＋許＋大」、「大＋如＋NP＋許」及「按如大指許」、「損大地土如米許」等句式結構來看，都顯示「許」是屬於後置於名詞的語法成分。而表處所義的「許」字，在魏晉南北朝時也往往位於名詞、代詞之後。此一結構中的「許（表處所）」字到後來往往有意義上虛化的現象。例如在《世說新語》裏，出現下面一個例子：

- (30) 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眾。愷惘然自失。（《世說新語·汰侈 8》）

江藍生（1988）認為「如愷許比甚眾」一句，意思是「像王愷家那樣的很多」，此處的「許」字意義仍表「處所」。另外，在南朝梁·寶唱的《經律異相》中，也有如下一例：

- (31) 昔維耶離國，王苑中生一柰樹，枝葉繁茂加有光色香美非凡，王極寶愛，自非宮中尊貴不得啖之。時有梵志，居家饒富一國無雙聰明

博達才智出群。王用為大臣，請食設奈畢以一奈實與之。梵志見奈香美非凡乃問曰：「此奈樹下寧有小栽可得乞不？」王曰：「卿若欲得，一栽相與。」梵志種之，朝夕灌溉，枝條茂好，三年生實，光彩大小如王家許。（梁寶唱等集《經律異相》T53n2121_p0166c18）

例31「光彩大小如王家許」一句，由於「許」字之前又出現了另一處所詞「家」，因此在意義上已不太容易順理成章地詮釋為「國王家」，而顯示出更進一步的虛化結果。比較「如愷許比」及「如王家許」與「大如臂許」、「掇如大指許」、「損大地土如米許」等句式結構，不難發現它們之間具有極為相似的關係，因此替位於名詞之後表處所的「許」字提供了「如+NP+許」在句法結構中的語境條件。

其次，受到上古漢語表不定數的「所」字影響，「許」字除了表處所的用法之外，在漢語中古時期，更多的是用來表「數量」的概念範疇。胡敕瑞（2005）指出中古漢語「爾許」一詞，實際上來源於更早的「爾所」，他說：

「爾所」轉成「爾許」以後，「爾許」在中古文獻（主要是佛典）中的使用日漸增多。「爾許」作為一種固定的組合形式主要起指代的作用，其構成語素「爾」也起指代作用，而另一個構成語素「許」（和「爾所」的「所」一樣）原本並沒有實在的意義，但是因為「許」和「爾」經常結合在一起以「爾許」的面貌出現，久而久之，「許」也就染上了「爾」的指代義，我們把這種詞義產生的方式稱為感染。²⁷

我們同意指示代詞「許」的產生原因之一，可能來源於「爾許」之「爾」的感染此一說法，但是說「爾許」的「許」原本並沒有實在的意義，這一觀點則有待商

²⁷ 同註7，頁223-224。

權。

太田辰夫（1988）已經指出「爾許」具有「這些」的意思，其來源於上古表不定數的「所」，中古之後大體都寫作「許」。而根據我們所觀察的中古佛經資料而言，可以看出「爾許」一詞的「許」實際上具有表數量的功能，例如：

- （32）尊者復語龍言：「佛臨涅槃時，記此國當作安隱坐禪之處。」龍問言：「是佛所記耶？」答言：「是佛所記。」龍問言：「欲得幾許地？」答言：「欲得一坐處。」摩田提即時現身，滿罽賓國跏趺而坐。龍問言：「用爾許地為？」答言：「我今有諸伴黨。」即復問言：「有幾伴黨？」答言：「有五百羅漢。」龍言：「若減一人，還歸我土。」（西晉安法欽譯《阿育王傳》T50n2042_p0116b28）
- （33）比丘復問：「汝夫主入城經幾許時？」然彼城郭逼近江河。舉手指城，語比丘曰：「此城於彼此岸成敗以來，今為第七。我夫入城，經爾許時。」（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T04n0212_p0616c11）

上述 32、33 二例，「爾許地／時」皆與「幾許地／時」相對，顯見此處的「許」具有表數量的意義。又如：

- （34）諸比丘報曰：「吾等所以來者，正為君一人耳。今以相造，豈得受餘人請耶！雖爾欲求度人之首良祐福田者。斯有爾許人無有過者。」即入家內勅諸僕使：「速辦種種甘饌飲食，有諸神人道士來造我家，吾欲食之。」（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T04n0212_p0690c12）
- （35）時彼梵志退自念言：「我在此山習學奇術，念事此火以經百年。今當自試知火恩福，若識恩養證驗當見。設不爾者復祭祀為。」時彼梵志意不遠慮，即以兩手前探熾火，尋燒手臂疼痛難言。梵志自念：「吾祭祀火經爾許年，唐勞其功損而無益，將是我身招此患苦？」（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T04n0212_p0726a07）
- （36）舍衛城里有二乞兒，至眾僧中乞食，正值聖眾未說勸食之偈。其中

有一乞兒，嫉妬心盛，便發惡心：「設我後得自在為國王者，當以車輪轢斷爾許道人頭。」說偈之後，乞兒乞食得貲無央數。（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T04n0212_p0760a14）

（37）彼第二乞兒內心自念：「設我後得富貴為王者，盡當供養爾許聖眾使不渴乏。」（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T04n0212_p0760a23）

例 34 從後文「有諸神人道士」可知「爾許人」指「這些人」，「許」表「數量」之詞，例 35 由前文「以經百年」可推知「爾許年」指「這些年」，「許」表稱數；例 36 由前文「眾僧中」亦可知「爾許道人頭」指「這些道人頭」，「許」表稱數；例 37 由下文「聖眾」亦可知「許」表稱數。這些例子再再顯示出「爾許」的「許」具有表數量的意涵。顯然，「許」字在中古佛經中，除了表「答應」、「處所」等意義之外，較早出現的還有「幾許」、「爾許」、「少許」以及位於數量詞組之後表數量功能的用法。其指示代詞「許」的產生，則是相對較晚，或者具有方言特徵的一種用法。

此一數量多少概念的表達，也可以轉化為時間點上的約估之詞。我們檢閱了魯迅校錄之《古小說鉤沉》一書中「許」字的用法，發現在南朝宋·劉義慶之《幽明錄》中有以下一例：

晉有干慶者，無疾而終，時有術士吳猛語慶之子曰：『干侯算未窮，方為請命，未可殯殮。』尸臥靜舍，惟心下稍暖。居七日，時盛暑，慶形體向壞，猛凌晨至，教令屬候氣續，為作水，令以洗，并飲漱，如此便退。日中許，慶蘇焉，旋遂張目開口，尚未發聲，闔門皆悲喜。

其中「日中許」，意指「約中午左右」，「許」字出現在時間詞之後，不表數量，而是表時間範疇的不定數，顯示出「許」字由表示數量中的概數，進一步擴展至時間上。至於「如+NP+許」句式中的「許」，魏培泉（2004）指出「通常是描繪物體的大小」，並且「具有指示數量程度的作用。含有『這麼（些，大）』的意思」。²⁵並說明：

首先，表數目的量和表程度大小基本上都是和量有關的。其次，有些事物可以以大小計也可以以數目計。……因此我們認為這些不同的「許」的用法其實是互通的。比較難說的是《樂府詩集》中似乎並非每個例子都和程度大小有關，有時意思很接近「那」（有的似可解作「這些」，則和量相關），疑是吳語方言的新發展。²⁸

因此，或許我們可以認為「如＋NP＋許」句式中的「許」，實際上由表數量概念轉化為空間上的大小概念。其用法，應是用為表約數計量的概數詞「許」進一步擴充之後的結果。

「如＋NP＋許」句式中的「許」，其來源與概數詞「許」有關的論點，還可以從近代漢語平比句的結構得到支持。張美蘭（2002）分析近代漢語「NA」狀心式結構時，指出：

金元時期的「NA」狀心結構中，在「N」與「A」之間往往用助詞，如比擬助詞「似」、「般／一般」、「心似」、「也相似」、「也一般」、「一般似」、「樣」，概數助詞「來」。「NA」中常用比擬助詞、概數助詞為結構的形式標記，助詞的結構位置，正是位於修飾語和中心語之間。²⁹

從插入「NA」狀心結構中的助詞可以是比擬助詞「似、般……」等，也可以是概數助詞「來」這一點來看，說明中古漢語被大量用為表概數的助詞「許」進一步發展出「如＋NP＋許」結構的演變軌跡，並非是不可能的事。

至於「如＋NP＋許」句式在中古漢語之後的發展，溫振興（2006）分析《祖堂集》、《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及《禪宗語錄輯要》等禪宗文獻時，指

²⁸ 魏培泉《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4年，頁109。

²⁹ 同前註，頁111。

³⁰ 張美蘭〈近代漢語「NA」狀心式結構〉，《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2002年，頁69。

出此一句式一直到唐宋時期仍被持續使用，只不過就使用此一句式的文獻來觀察，都是屬於佛教經典，一般傳世的中土文獻，則並未出現相關的用例，因此溫振興認為「（如）……許」結構應是屬於「佛家專門使用的語言現象」。

六、結語

在中古漢語時期的文獻資料裏，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一書具有重要的地位，本論文分析此書中「許」字的用法，指出「許」字在該書裏主要具有「表約數的概數詞」、「方位詞後綴」及「如+NP+許」等幾種語法功能。上文談論了這些語法功能的來源與發展，在這裏總結出以下幾點淺見：

- 一、「許」字表約數的概數詞用法，主要來源於上古不定數「所」，並進一步取代「所」字此一語法功能。因此《齊民要術》中所有「許」字的用法，概數詞「許」字的用例佔了將近九成的比例。至於概數詞「所」則僅剩下殘留下來的一例。
- 二、處所詞「許」發展至北魏時期的《齊民要術》中，已進一步虛化為「方位詞後綴」，故出現了「外許」、「內許」等詞，此一功能在唐宋時期仍持續使用，只不過受到方位詞在口語中此消彼長與相互競爭的影響之下，「裏許」一詞取代了「內許」的用法。
- 三、本文認為「如+NP+許」中的「許」並非來自指示代詞的進一步虛化，而是受到處所詞與概數詞「許」的影響，進一步由數量概念擴充延伸至形體大小的概念。此一句式在北宋時期的《祖堂集》中仍持續使用，但此一用法應是受到早期佛經翻譯的影響所致。

參考書目

- 太田辰夫著（江藍生、白維國譯），《漢語史通考》，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年。
- 王克仲著，〈關於先秦「所」字詞性的調查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古代漢語研究室編《古漢語研究論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7

月，頁 69-102。

王興才著，〈「然」的詞尾化考察〉，《漢語學報》第3期，2009年，頁 48-54。

方經民著，〈論漢語空間區域範疇的語法化〉，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編《漢語史學報（第七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 156-172。

江藍生著，《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彙釋》，北京：語文出版社，1988年。

江藍生著，〈處所詞的領格用法與結構助詞「底」的由來〉，《中國語文》第2期，1999年，頁 83-93。

志村良治著（江藍生、白維國譯），《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何樂士著，〈《世說新語》的語言特色——《世說新語》與《史記》名詞作狀語比較〉，《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0年，頁 36-41。

汪維輝著，《《齊民要術》詞彙語法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汪維輝著，〈六世紀漢語詞彙的南北差異——以《齊民要術》與《周氏冥通記》為例〉，《中國語文》第2期，2007年，頁 175-184。

林曉恒著，〈「～邊、～面、～頭」類方位詞產生原因探析〉，《語言研究》第4期，2010年，頁 67-70。

芮月英著，〈《史記》「所」字考察〉，《淮陰師範學院學報》第6期，1999年，頁 98-102。

柳士鎮著，《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俞理明著，《佛經文獻語言》，四川：巴蜀書社，1993年。

胡敕瑞著，〈「爾許」溯源——兼論「是所」「爾所」「如所」「如許」等指別代詞〉，朱慶之編，《中古漢語研究（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 218-234。

張美蘭著，〈近代漢語「NA」狀心式結構〉，《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2002年，頁 69-73。

張海媚著，〈表「處所」的「許」的地域色彩〉，《嘉興學院學報》第5期，2008年，頁 107-111。

- 曹廣順著，〈《佛本行集經》中的「許」和「者」〉，《中國語文》第6期，1999年，頁440-444。
- 梁曉虹著，《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年。
- 馮春田著，《近代漢語語法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
- 黃芳著，〈方位標「裏」、「內」、「中」的歷時考察〉，《甘肅聯合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7年，頁66-70。
- 溫振興著，〈《祖堂集》中的助詞「許」及其相關結構〉，《湛江師範學院學報》第27卷第2期，2006年，頁107-110。
- 楊如雪著，〈六朝筆記小說裏幾個和量詞合用以表示概數的語位〉，《國文學報》第18期，1989年，頁287-295。
- 董秀芳著，〈古漢語中的後置詞「所」——兼論古漢語中表方位的後置詞系統〉，《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1998年，頁108-112。
- 董志翹、蔡鏡浩著，《中古虛詞語法例釋》，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
- 趙長才著，〈中古漢譯佛經中的後置詞「所」和「邊」〉，《中國語文》第5期，2009年，頁438-447。
- 鄧軍著，《魏晉南北朝代詞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 龍國富著，〈《十誦律》中的兩個語法形式〉，《語言研究》第24卷第2期，2004年，頁95-97。
- 龍國富著，〈漢語處所指代詞和平比句的一個早期形式及產生的原因〉，《語言科學》第6卷第4期，2007年，頁52-61。
- 韓燕著，〈東漢佛經中的不定數「所」〉，《科教文匯（下半月）》，2006年，頁171-172。
- 魏培泉著，〈中古漢語新興的一種平比句〉，《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五十四期，2001年，頁45-68。
- 魏培泉著，《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4年。
- 魏培泉著，〈中古漢語時期漢文佛典的比擬式〉，《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七十期，2009年，頁29-53。

The Research on grammatical function and evolution of “xu” in “Qi Min Yao Shu”

Tseng, Yu F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usage of “xu” in “Qi Min Yao Shu” written by Jia Sixie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We found that “xu” had ways of usage like “the suffix of the directional words”, “Approximate word” and the sentence pattern of “ru + NP + xu” etc. We also discuss its origin and the development separately and point out that the function of “the suffix of the directional words” came from the earlier usage of the locative word. More specifically, the source of the suffix “xu” was originally from an ancient Chinese word “suo”. To the later, the word evolved into the directional suffix which formed the words of “nei xu” and “wai xu”. Approximate word “xu” also comes from an ancient Chinese word “suo” which was used to mean approximate number basically, and further to replace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the approximate word “suo”. As for the word “xu” with the function of comparison appears in the sentence pattern of “ru + NP + xu”, was simultaneously affected by the locative “xu” and approximate “xu”.

Keywords: Qi Min Yao Shu, Middle Chinese, Xu, location, Directional word, Approximate, Comparative Sentences.

